

6月17日上午,我国翻译界泰斗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在北京逝世,享年100岁。因为他,中国读者遇见了包法利夫人、李尔王、哈姆雷特;因为他,西方读者认识了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……“书销中外百余本、诗译英法唯一人”,许渊冲名片上的这句话,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在翻译事业上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许渊冲对待生活和翻译的态度非常认真,他曾经说过,“我的一生都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”“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,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”,他亦是按照这样的准则过他的一生。

让中国读者遇见哈姆雷特 让西方读者认识李白杜甫

百岁翻译泰斗许渊冲逝世



感受先生译文魅力

这位能够在古典与现代文学中纵横驰骋,在中、英、法文的世界里自由穿越的大师,并非天生。

许渊冲说,他年少时是讨厌英文的,连字母都说不清楚,把w念成“打泼了油”,把x念成“吓得要死”,把sons(儿子)注音为“孙子”……“做梦也没想到后来会有兴趣,到了高中一年级,甚至英文有不及格的危险。”

谁知到了高二,他背熟30篇英文短文,忽然开了窍,成绩一下子跃居全班第二。彼时,他的表叔、著名翻译家熊式一用英文写的剧本《王宝川》和《西厢记》在欧美上演引起轰动,得到著名剧作家萧伯纳的高度评价,名声大噪,更被少年许渊冲视为偶像。

许渊冲的翻译“处女作”诞生于大一。那时,在钱钟书的英文课上,他喜欢上一位女同学,为表达心意,便翻译了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小诗《别丢掉》:

“一样是月明/一样是隔山灯火/满天的星/只有人不见/梦似的挂起……”

送出去却“石沉大海”。直到50年后,他获得翻译大奖,引起当年那位女同学关注,致信给他又忆起往事。“你看,失败也有失败的美。人生最大乐趣,就是创造美、发现美。”他翻译每一句话,都追求比别人好,甚至比原文更好,“这个乐趣很大!这个乐趣是别人夺不走的,是自己的。”

1941年,美国派出“飞虎队”援助中国对日作战,需要大批英文翻译。许渊冲和三十几个同学一起报了名。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七十五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,当有人提到“三民主义”时,翻译一时卡住,不知所措。有人译成“nationality, people's sovereignty, people's livelihood”,外宾听得莫名其妙。这时,许渊冲举起手,脱口而出:“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!”简明又巧妙,外宾纷纷点头微笑。

千古名句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:第一句中“落萧萧”三个字都是“草”头,第二句“江滚滚”都是“水”旁。音形对仗产生视觉和情感上的冲击,被视为“英文无法翻译的诗句”。

许渊冲完成了这个“不可能的任务”: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;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.

“草”头用sh头韵(sheds, shower),“水”旁则用r头韵(river, rolls);用“shower by shower”(“萧萧下”)呼应“hour after hour”(“滚滚来”)的译法堪称绝妙,有的美国读者甚至把译文当成了英美诗人的作品。

又如,柳宗元的《江雪》: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他译成:

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;
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.
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,
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 boat.

from hill to hill(千山)对 from path to path(万径),no bird in flight(鸟飞绝)对 no man in sight(人踪灭)。对仗工整,音韵皆美。

业内将他的翻译称为“韵体译诗”,情味悠长,境界全出,尽显中国古典诗词的风骨流韵。

老师钱钟书称赞他:“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,灵活自如,令人惊奇。”

好友杨振宁评价他:“把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植在翻译中。” 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



许渊冲家中的书架



骑车是许渊冲平生一大乐趣



九旬译莎翁,每天必译千字

“每天和每天的区别只有一个,有没有翻译”

1921年,许渊冲出生于江西南昌,1938年前往西南联大外文系求学,师从钱钟书、闻一多、冯友兰、柳无忌、吴宓等学术大家,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,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。

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李白诗选》《西厢记》《红与黑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……许渊冲在国内外出版的译作涵盖中、英、法等多种语言,并形成了韵体译诗的方法

与理论。他的中译英作品《楚辞》,被美国学者誉为“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”,《西厢记》被英国出版社评价为“可以和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媲美”。

许渊冲坚持文学翻译是“三美”“三之”的艺术,要追求“意美、音美和形美”,使读者“知之、好之、乐之”。他总想通过“再创作”来“胜过原作”,更将追求美、创造美视为毕生目标。

“对我而言没有日夜。每天和

每天的区别只有一个,有没有翻译。”许渊冲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是说。他还常将英国诗人托马斯·摩尔的诗句挂在嘴边,“延长生命最好的办法,是从夜里偷几个钟点。”

2010年,许渊冲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2014年,他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“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”,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。

“每个小时,都要快快活活”

生活中的许渊冲是个“养生达人”,他每天都要看报纸,坚持工作。在年长时,他仍旧保持着在联大时的生活习惯,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做早操。而这个早操习惯来自于联大的体育老师,他建议学生们每天做体操,保证身体健康。

天气好的时候,许渊冲也常常在家人的陪同下,到北大附近的

小公园坐一坐,散散步,看看风景。享受了生活的悠闲与惬意后,他又继续投身到热爱的翻译工作中去。

许渊冲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甜食爱好者。在读大学的时候,他担任伙委,负责大家的伙食,就把甜甜的玉米作为素菜放进了菜单,不料引起了很多同学的反对,他这才知道南方人把玉米当菜,

北方人却当粗粮。从此,他“南北兼顾”,但依旧爱好玉米。他还一直习惯用热牛奶和奶油蛋糕做早餐,牛奶里还要加糖。对甜食的喜爱,让许渊冲的生活充满阳光,潜心从事翻译事业。

许渊冲始终保持着认真、乐观的生活态度,“越向前走,越有光明的前途,每个小时,都要快快活活。”

“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,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”

从1956年开始出版译作,许渊冲自此60多载笔耕不辍。60岁之后,许渊冲仍以“一年至少新译一本名著出一本论文集写一本散文集”的速度创作;86岁时,他被诊断罹患直肠癌,当时医生认定他最多能活七年,许渊冲照旧抓紧一切时间翻译诗词和名著,有条不紊地忠于自己的所爱。

在100岁时,许渊冲还在坚持翻译《莎士比亚》,他打字很慢,眯着眼凑近键盘,坚持自己敲下每一个字。虽然因为年纪大了,眼力有所退步,行动也不是很方便,但老先生还是坚持着,用自己的

方式,“尽量使世界变得更美”。

同时,许渊冲对于中华文化有着一份痴迷与热爱,他说:“在不歪曲作者意思的情况下,翻译一定要把一个民族文化的味道、精髓、灵魂体现出来”“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,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”。

对此,好友杨振宁曾评价他:“把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植在翻译中。”老师钱钟书也称赞他:“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,灵活自如,令人惊奇”“要是李白活到当世,也懂英文,必和许渊冲是知己”。

前段时间,讲述许渊冲、杨振宁等西南联大师生教育救国、读书报国的纪录电影《九零后》上映。今天,《九零后》官方微博发文致敬许渊冲先生:“他是100岁还每天起早贪黑翻译莎士比亚、王尔德的翻译界泰斗;他是《九零后》中给观众带来最多欢乐和笑声、大家心目中最可爱‘百岁少年’;他是半个月前,看着电影预告片里的老同学,还在比较‘我年轻些,更神气’的‘不服输的老爷爷’……先生千古,星辰的光芒将永远闪耀。”

据《人民日报》